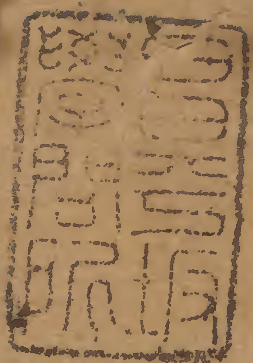


羅近溪文集

二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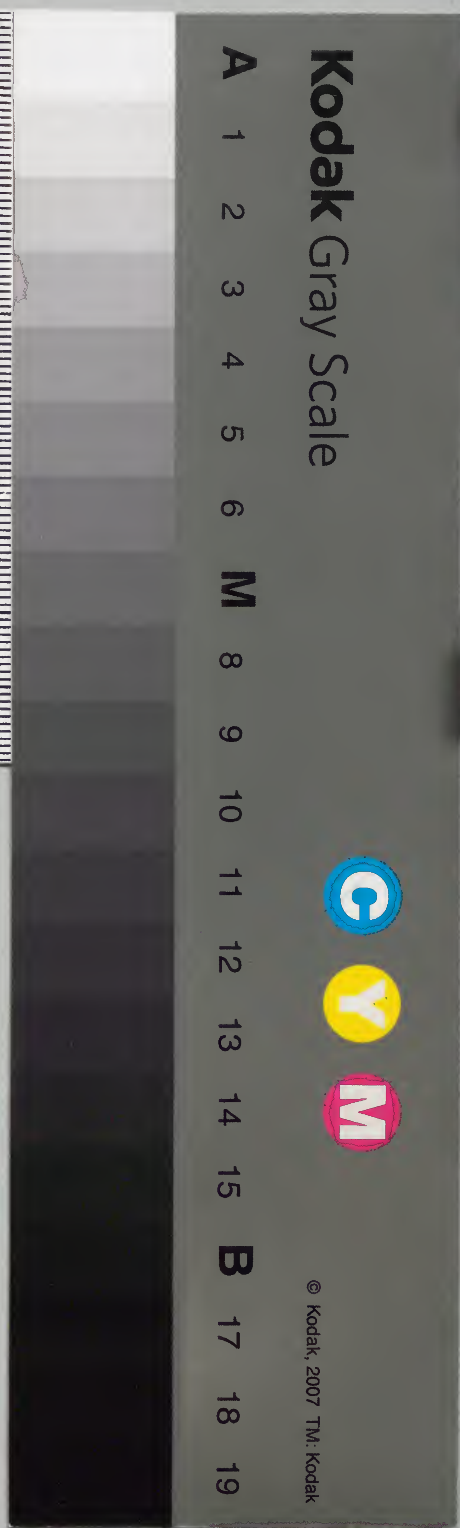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三九四號	類
七函	
八架	
一〇冊	

內閣文庫	
一〇三九四號	漢書
七函	
八架	
一〇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94
冊數	10 (4)
函號	314 63

別集八十五

共十





壽吳夫人序

淺草文庫

夫壽之為言於人也衆矣孔子則曰仁者壽蓋仁之為理生理也生理之類上則天下則地也生理之常往即古來即今也上下往來渾淪綿亘神之而為吾

人之一心故天地古今莫非生也則亦莫非所以為心也莫非心也則亦莫非所以為仁也莫非仁也則亦莫非所以為壽也孔子之言生生見之于易易言生生之廣且大見之于乾坤然於乾則曰不息於坤則曰無疆夫不息無疆又非所以見夫生德之為仁

卷之二

而仁德之爲壽也哉君子之欲壽乎其身必自生生之心始君子之欲生乎其心必自孔子之求仁始夫孔子之求仁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仁也歟是故求之一心而必求之天地古今以會其全求之天地古今而不外吾之一心以要其止止以神之其用斯宏全以體之其神益著故其宗也以天地古今而仁其始其成也以天地古今而壽其終其宗微而其成也寡矣其惟象山先生乎千載之上聖人出焉此心同也千載之下聖人出焉此心同也南海北海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是固孔門求仁之宗也其惟陽明先生乎明德以親乎民一體乎天地萬物也親民以明其德天地萬物乎一體也是又孔門求仁之宗也其惟行齋饒先生乎承象山陽明求仁之宗以近啓臨川之明水陳公遠啓吾所之先君前峰公乎然先君厄而未達明水達而未終若夫顯達而有終者其惟金谿之疎山吳公乎公之質溫厚而介沉毅而敏渾然有萬物一體之具居鄉而倡率端明立朝而執持整峻迴流風以復淳龐振頽綱而還正直昭然萬物一體

之用是公之心不惟仁其身而且及之家推之國廣
之天下後世矣則公之仁亦將壽其家國天下後世
而不息無疆也已夫豈獨壽其一身而已哉今年尊
夫人年躋八十鄉縉紳謀以爲祝而魏蔡二生將命
走百里請言於余余因爲原孔氏求仁之宗而証以
易之乾坤夫乾稱父坤稱母德之宗壽之成也公之
爲仁其宗得乾之不息則夫人之爲壽其成不將得
坤之無疆也耶康寧恒久固可預必而無疑矣二生
其述之以復諸縉紳併以勗其嗣子三英傑云

壽徐方伯序

萬曆己卯秋浙省大方伯東溪徐公壽屆八十益藩
左史崧峰魯君與公冢嗣爲兒女媼家且昔與公同
舉于鄉誼在年未一日過余天柱山房誦公之德之
壽甚悉然余固受教於公最深且久者聞之躍然欣
喜思稱觴而莫之致也魯君知余意請言以獻余惟
公早試春官大魁天下其文章炳麗則霞燦而雲回
司理畿郡寵召諫垣其聲華炳赫則鳳翥而鸞翔繼
復炳文河洛士氣倍揚宜惠薇藩民依永賴其善政

遼海文集卷之二
四
徽猷淪浹深久誠嶽之鎮而川之停也此其功德夙
懋足當乎天心恩澤普施具存乎民望以言身壽則
帝錫平康延期頤而朱艾以言名壽則世昭汗簡耿
今古而弗磨即雖祝擅華封頌專天保亦無能以一
詞贊也况寡昧如余者哉魯君曰君之所云則信然
矣第天與吾心雖相通也而憑乎天者未若信諸心
者之爲的人與我雖同屬也而取諸人者未若本諸
身者之爲要故群情注念於或然達士端揆於固有
或然者機滯於外求固有者深造於自得我東溪公

氣稟過清質凝殊脆自垂髫以歷壯年寢食不能自
支至欲崇舉則令句讀其前而卧聽之比貢遊南雍
獲遇至人遂於造化員稅若超神解乃作而嘆曰微
哉淵乎斯道之爲蘊而吾此心之爲妙乎一理流通
千萬竅而形質莫之或拘樞幹妙運夫三才而端緒
莫之或泥矣乎未幾而氣體盎然日克才猷沛然日
順不惟危科膺仕快然日取之無難且性命道德亦
渾然日契之無拂故海內同志咸推先覺不問識與
不識而共爲傾心矣况今盡謝塵跡恬怡靜翹神遊

八極之表識洞萬有之先尤非前時之比也耶余曰
噫此真足以壽公矣夫塵踪謝而八極是遊靜翹恬
而萬有自洞則內外兩忘而無人之弗我形神渾化
而無我之弗天是非惟身壽不足爲重輕卽名壽且
無能爲久近矣魯君請書馳駭併質公以爲何如

壽湯承塘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之謂易也夫生生者生而
又生者也生而又生則不息矣不息則久久則微微
則悠遠悠遠則博大大以敷久久斯無盡久以克大

大乃無疆故易也者聖神之所以永長其生而爲言
壽之所自來者也天之壽夫人與人之自壽以無忝
夫天凡以是久大之德而自相授受焉者也天授是
德與人人受是德于天勃然其機於身心意知之間
而無所不妙藹然其體於家國天下之外而靡所不
聯以是生德之妙而上以聯之則爲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而所以老老者將無疆無盡也以是生德之妙
而旁以聯之則爲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所以長長
者將無疆無盡也以是生德之妙而下以聯之則爲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所以幼幼者將無疆無盡也
會萬彙之衆而欣喜歡愛以熙熙乎春臺張八荒之
景而順適平康以優優乎壽域斯則我之所以爲生
與天之所以生乎我者既恒久而不已我之所以生
乎人與人之所以同生乎我者且通達而無殊是則
會合天人渾融物我德之盛也壽之極也而廣生大
生之至也亦吾儕所願於湯君承塘之所以自壽其
身與湯子義仍之所以善壽乎親而紫泥之馨黃扉
之耀引之百千萬年而無疆無盡焉者也敬獻祝壽

堂質諸橋梓以爲何如

壽王守靜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壽者受也人所受乎天莫大於仁
而仁在吾人則固根於其心而生生不息者也心而
生爲生而不息以恒久無疆焉則天地雖遠而非揆
也民物雖衆而非異也家國天下萬世雖大且久而
非出於其度之外也吾人之生之所受者則固如是
其廣博恒未之分之定焉已也其廣博恒未之分之
定於天而受於吾人也有受者焉有弗克受者焉受

則壽弗克受則不壽矣是仁雖本乎心而寔受諸所
天壽雖受諸天而實可自得於吾人以其德之生生
而不息焉以為之也孔昭王生之志於仁嘗以其德
之生生者而師法孔子有年矣是以仁諸其身則化
剛勁而柔順融高亢而謙抑通拘方徇名而沉毅條
達則其生生而不容自己焉者也仁諸其親則尊人
守靜能以恬雅怡厥性真而弗漓以孝友率厥子姓
而弗疑以雍睦和順倡厥族黨而弗悖則亦其生生
而不容自己焉者也惟孔昭乃克以所愛於天者以

奉其親亦惟守靜乃克以所愛於天者以成其子以
是而作法於吾邑吾郡及諸鄰邑而仁讓之典咸忻
忻也則亦其生生而不容自己焉者也夫合於士人
莫不知守靜生生之仁足以成其子又莫不知守靜
生生之仁足以享遐齡而百有千歲也然則今之八
十其壽冠服其榮曾玄其福者不過方輿而未艾耳
近溪子受孔昭推一日之長而又知守靜於其所受
於天者克盡而無忝也故因諸友之欲壽守靜而為
之序云

壽合齋第序

羅之爲宗也其名於江右有年矣肇基于漢魏繁碩于唐宋而尤著盛于我明稽諸譜牒詢之故老其所以在一省而蔓延各郡在一郡而蔓延各邑遠近懸殊寡寡弗類者其初則多以擇里而居致之也即今建昌一支始惟南城焉已爾久而有析之南豐者矣又久而有析之廣昌者矣若新城則舊固未之有也有之則自我敬齋公始公當洪熙宣德間客遊新城至聯珠峰下悅黃嶺之崇峻快營溪之清深遂闢

草萊驅狐兔而屹然棟宇其中居亡何而蓄牧滋繁倉廩盈溢中外食指至踰千指又亡何而章縫簪笏繹絡濟美稱巨室焉比至肅軒公尤善繩祖武而篤好經術雖身未遐齡而勤課二郎長懷肅幼合齋俱有聲庠序識者謂山川靈孕信不誣矣獨我合齋則猶有未愜然者或問之曰若不觀聯珠之爲峰乎雖侵逼霄漢然其勢悠悠不遽止也又不觀營溪之爲水乎雖清流湍激然其出洋洋不遽停也紆迴宛轉走數百里迄於都會之區而始成勝槩焉夫山未易

以成其爲山水未易以成其爲水而居是山水之間
顧可易易然爲哉推其意蓋不安於冠裳之榮而必
期於科甲之顯不安於淳龐之俗而必期於道德之
華不安於鄉邑之盛而必期於朝野之隆而後已也
此其爲識之遠爲度之宏不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耶
今就郡北城開建甲第堪輿家謂前挹盱姥後倚鳳
屏誠山水最優者當不啻聯珠營溪之勝已爾其諸
子諸孫必有鍾其靈秀而大發之者矣况今合齋年
力方強志氣益銳又足以樂觀其盛于將來而未艾

也哉爰因六十華誕而詳序之以致賀且以致望云

壽董古南序

大君子自樹於宇宙之間固必有卓越之見超乎世
塵之表友朋之麗益於道德之會亦必有通融之妙
貫乎久要之中是則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渾然而無
彼此洞然而靡始終古聖先賢學之所以不厭教之
所以不倦者恒必由之也鰲溪古南董公其殆有得
於是乎公幼負奇質蜚英藝苑弱冠聞東廓南野諸
公聯惜陰之會衍陽明之宗遂與蓉山覺野諸君子

爭先趨赴其相從事比領歲薦授官京師始得與余
晤言邸寓繼而公尹川之大足余亦出守寧國越數
歲而道公之廬又數歲而晤公華蓋珠溪之上蓋三
接顏色也竊計初會京師其氣壯直其詞宏遠余甚
重其識有所主而未敢信其學也及會公廬理趨平
實造詣潛通余始信學有所得而未敢必其成也至
信宿珠溪則公之意似耿耿不安於昔之識與學而
惓惓於易之乾坤矣茲焉再晤則大非前比意者枝
葉芟除碩果乃熟行潦既涸寒潭自澄故觀公於學

其初非不知而謂知之乾之易焉則有間矣其初非
不能而謂之能坤之簡焉則有間矣蓋乾坤之爲德
渾涵於穹宇之外綿密於纖悉之微致一以神其樞
而萬有咸備至虛以寂其應而百慮糾紛是以知至
知終固知以該乎其能而庸行庸言實能以顯乎其
知君子之所以進德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
此也所以終日自強不息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
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况於六十有奇之卦
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言學

聖者必曰通明公在今日嬉然談笑則春生滿座默爾沉吟則思徹高旻以故友朋樂其和雅鄉曲諧其勸誘而所識所學殆類乎安且成焉豈非明幾于通而陽日以純也能如是耶其族子姓喜余既以通明而期公聖又以純陽而冀公仙謂可以壽公也因乞書以爲壽筵獻

送陳紹郭歸養序

臨川陳紹郭生五歲而父郭田公卒母董孺人廿年孀居撫孤成立故紹郭幼事舉子業垂成棄去蓋以

母子相依不忍遠離也嘉靖末會有例輸粟爲王官紹郭喜曰益王賢足安宦遊去親近仍便祿仕家國不兩宜也哉遂領選得典儀所典儀其官司禮清秩日近王躬紹郭復出自世家習閑文物紹郭依王國以行其志王國藉紹郭以華其觀上下之間相歡洽熙如也第身屬公家則僕職之時多而侍親之時少每一假歸牽裙泣別紹郭復慨然嘆曰人生遊蹤寧復有定哉或行或止或去或不去惟其義之當而已方已力向盛則國先於家而仕固不可已及親年

既衰則家先於國而歸尤不可已具疏乞休溫旨勉
留踰歲再疏適先恭王損館今潢南殿下卽位勉強
就列茲復陳情詞益懇切殿下矜憐其志業已報可
又值諸王冊封屆期禮度紛錯謂非老成者莫辨紹
郭復周旋使事數月始叩階辭別凡僚友縉紳素善
紹郭者請余言爲贈余惟出處大節也人非善仕之
難仕而善其處之爲難仕非善處之難處而忠孝全
盡之爲難紹郭初志宦遊本爲君而出乃度其地之
遠近必不遺親養而後就既果於乞休本爲親而處

乃相其時之緩急必克襄君事而後行此其惻怛真
誠從容裁制卽有道者於其間所處未必能過矣將
見是歸也君有餘眷而恩寵弗衰親有餘歡而壽年
增永已亦享有榮名而子姓遙傳忠孝于世世矣士
君子之健羨聲稱也寧有既哉余不佞敬書以俟

道自盱南冊序

余郡庠司訓鎮岡郭君尚濬遷閩省寧化掌教郡縉
紳暨諸子弟於其行也情見乎詞各爲歌詠斐然哀
冊余題其端曰道自盱南蓋閩境去盱而南寧化又

去閩而南也或謂斯道之於天下猶水泉之潛地中
隨方而可井隨井而可見誠無所不在寧化亦同于
盱也何自此而之彼哉噫道在天下誠由地中之泉
而無所不在矣獨不曰道其神乎無所不在而實無
所在也乎水泉潛地隨方而可以井見矣獨不曰泉
之在井非掘莫之可及道之在心非教莫之可傳固
異體而同其神也乎我明陽明先生首倡良知之宗
世之人無遠近無賢愚咸曉然覺悟謂在常人本然
具足是始泉之始達者也於時天下之士惟江右信

從獨象如東廓鄒公南野歐陽公平川郭公諸君子
併力仔肩是則於斯道也盛揚其波而昌導其流者
矣我鎮岡冢嗣平川公善承家學循師法東廓南野
諸君子以相合併故淵源浩渺濬滌宏深郁藻思于
藝苑絢珠彩于大廷簡命臨盱章縫協慶比及六載
誨澤則洋洋乎渥且溥溥且浹矣惟其質性溫淳儀
度端雅崇孝友以篤彞常嗜淡泊而勤服習以故遊
其門者不惟從之也易而亦孚之也同是謂出所固
有則混混盈科順所由來則優優漸被余因盱江之

津澹預古寧化之涯涘知道教之明且行也不即會
百川以赴滄溟沛然莫之或禦也耶如是而謂之曰
道自旰而南也亦宜矣鎮岡其日勉之余將日望之

永賴奇勛冊序

永賴奇勛冊者我樓峰王公尹茲進賢於辛巳之歲
悉度境以田畝稅均之不數月而隱垢滌除群譁底
定事竟而邑諸縉紳相與歡欣樂頌之者也夫度畝
敷稅申之者令甲任之者司牧豈進賢一邑王公一
人哉奚欣歌樂頌輒云乎是耶余聞之天下之勢徇

於積習之久者其張弛也必難君子之功運於獨斷
之操者其速樹也斯懋夫我江藩列郡雖繁而稱鉅
邑者每先之曰進賢風氣雖異而稱抗悍者亦必先
之曰進賢况境屆江湖疆理率非平壤氓多遷變豐
歉惟視歲時茲欲定以畫一之籌而歸於均齊之域
也不亦大爲阻艱也哉乃今王公恢宏法體振刷敝
源卓然興利物之澤覃蓋世之勛至愈久而愈不磨
者此豈惟其識見高邁才猷豁達大過乎人人而所
以宰制樞運於其中蓋必有根自淵衷出諸性蘊有

不可以恒情擬焉者矣余病不能躬歷進賢而又識
王公之氣宇軒翔心思坦近至宣之語言見之注措
人無賢愚靡不為之動色解頤其相推服固不埃今
日之設施而預卜其所動莫過矣此所以令甲之申
雖達於溥天而壤則之成獨先乎茲土蓋有江湖之
間雜不足為之紛糾歲時之豐歉不足為之變遷抗
悍喧噉之積習不足為之阻撓其勛也安得而不奇
而勛之奇也又安得而不未遠藉賴也歟哉余不肖
叨公大父石梁先生所造就因常躬邸公庭而觀其

世德之盛即與居服用猶類寒儒此其事為未見之
先人已聞之而信從望之而懾順計其將來雖身當
國是力秉鈞橈且裕如也奚有於一進賢之政又奚
有於進賢一稅畝之度也哉顧公其益自愛以不虛
諸縉紳之頌美而併副余通家之屬望云

其雨如幾冊序

天人之為際也斯亦難乎其言也哉故以言其分分
則遠矣以言其自自則微矣以言其幾幾則神矣神
以妙應夫孰不歆微以通幽夫孰不昧遠以泥見夫

孰不惑惑者其論支昧者其詞僻散者其說長甚哉
天人之際也夫豈不人人所欲言又豈不人人所共
難言之也歟哉歲在癸未入夏不雨者幾一月東南
赤地將千里而遙三農告涸庶士嗷嗷上自臺司下
至郡邑蓋無有不禱禱亦無有不切切然者既而我
肝晁先得雨我肝五邑而南豐得雨則尤先焉於是
縉紳士民咸歸德于令尹春涵卓公之露拜勤劬山
川靈應因共爲甘雨如幾之詠趨庭以獻而二尹周
君哀序成冊庠士陳生五雲劉生時熙持篋其故於

余余則髦矣誠昧其識於幽微泥厥見於迂遠之甚
者然欲歆乎妙用而樂於長言則固與人人同之也
語云自道遺金須從道索以微之泥於僻遠之涉於
支也茲姑舍是以言夫天人之際焉是忘乎其所遺
而擬獲金於所索也故微而舍焉則跡矣遠而舍焉
則狎矣狎斯近誣跡斯類瀆瀆且誣又惡樂乎長言
也爲哉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一也有禱而禱者
有不禱而禱者禱而云久是不禱之禱以善乎其禱
者也久以成禱則積之平時而非取必於旦暮本之

淵衷而非執滯於形軀夫是以知通晝夜而恒暫不
足以爲間精徹霄壤而卑崇不足以爲限體融中外
而事理不足以爲殊慎斯術以往將先天而天弗違
矣天且弗違而况於雨之時乎而况於山川之靈應
乎二生躍然曰神矣哉天人之際也邇可遠微可顯
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請備書之以引冊端云

豈第遺思冊序

余嘗致嘆夫蒞官者得民難而得民於去之日爲尤
難至得民於去之日久則又難之難者也浙東浴沂

沈公舊爲樂安令遷鄖陽別駕計公去樂五載矣乃
樂之縉紳士民眷眷不忍忘公僉爲詩歌以寫其情
既成帙陳生廷禮詹生德教交數百里持冊祈余言
余因題其端曰豈第遺思嗚呼難之難矣公何以得
此於民哉古有甘棠不可復覩今茲冊也其亦甘棠
類耶聞公昔令恩平恩平爲立生祠尸而祝之是公
豈第之思於士民而士民之思遺去後其來舊矣矧
鄖陽去樂千里公時馳書詢樂民休戚利病惓惓是
則公不能忘樂樂詎能忘公哉卽去而久久而思公

善撫樂也可知矣使今世蒞官者皆而公天下皆良吏矣使郡邑士民感德者皆如樂天下皆良民矣薄海內外不咸登於理也歟哉詩曰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沈公以之又曰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則樂士民之謂也上下交孚之意不於茲冊具見耶

鰲溪春益冊序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大生曰春春以生生斯天地之德始窮達而弗匿天地之大始溥博而無疆矣夫人孰非天地之所生也哉則亦孰非天地之

所春也哉故人苟得遂其生焉而人斯春矣生苟咸遂於人焉而春斯益矣天子能益其春於天下卿大夫能益其春於郡邑士庶人能益其春於一家凡以得遂其生之爲急而尤以咸遂其生之爲難也我省庵王君令茲樂安不惟能遂其生以春我士民而且能益其春以徧我士民者矣夫君浙東鉅產也以名進士令當塗直道左遷量移是任余以通家初至即承接丰儀見其儀則粹然而和以雅也竊領緒論聞其論則侃然而諒以純也輒爲士民慶曰猗歟盛哉

其將沐豈第之慈而登熙恬之域也哉前時邑中糧
差歲歛失請或誣以侵愚發之臺司遂疾視茲土屬
君嚴懲君不忍徇悉心廉之既滌弊源尤矜民隱上
下之間不旬日而喘息相通在臺司則頓釋才頑之
疾在善良則默奠衽席之安謂之曰陽回寒谷非耶
以故君在鰲溪士民渾成一體舉動無不樂從以徵
輸則期弗愆以工役則力弗愛以訟獄則辨弗勞以
勸課則朶不拂鬢序得以更新節孝得以表著聽政
堂曙得以整飭其大者如郡邑之途向以陸通今乃

鑿河方舟而萬世永便堪輿家謂當建塔以表樹文
象而徃徃難遂今則倡義經始亦將成之不日焉是
自山藪之間闡以進之城市而澤罔闕於其地自耕
鑿之編氓以上之縉紳而德亦靡擇於其人豈不猶
一氣泰舒萬品榮發而滿目皆春也耶雖然君何以
得此哉蓋其尊人以及諸父代承良知家學且謙抑
慮下於胡廬山諸君子尤師資弗怠淡泊而淨滌塵
私敬慎而恒端率履其於天地生機養之既極其純
故於此學真脉導之尤極其順以故生惡可已洋洋

充盛而將莫可遏也已則由是而嗣躋台衡柄鐸昏
曠同春乎六合而未綏乎百世也又不可指日而待
之也耶願君其日勉之余將日望之矣

天衢展驥冊序

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
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
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
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人之所
以為天知人之所以為天則知人之所以為大矣聖

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乎天地萬物而
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乎天地萬物而我其
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為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矣
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為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
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為心焉則天地
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而一之能貫又奚自而
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吾人宗聖人之仁
以仁其身而仁天下於萬世固所以貫而運化之一
而渾融之者也然非所以作而致其情也天地也萬

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則莫非仁也夫知天地
萬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則我之生於其生仁於其
仁也斯不容已矣夫我生於其生以生仁於其仁以
仁也既不容已矣則生我之生以生天地萬物仁我
之仁以仁天地萬物也又惡能以自己也哉夫我能
合天地萬物之生以爲生蓋天地萬物之仁以爲仁
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無疆矣夫不息則大生乾
之所以知太始而稱父也無疆則廣生坤之所以作
成物而稱母也我劉君象乾坤以稱父母身父母以

子定南者既暮月矣出水火之象而衽席之芸芸乎
其安也納反側之群而襟懷之煦煦乎其順也定南
之民於是乎其更生矣定南之民之生於是乎其歸
若之仁矣夫仁患不生未有生而不達者生患不達
未有達而不進且盛者則其自定南之仁而將亦運
之而已矣吾固知其一日而千里也爲書天衢展驥
云

栖筠雅尚冊序

善之在宇宙間也其以氣相感而以類相應者乎患

無開厥先焉耳固未有或爲之先而其後之弗嗣也亦未有其先之開無幾而後之嗣之者不從而培也譬則果核與粟粒然本之所芽視其未之所實奚啻十百千萬而無筭焉者要亦其機之既動則其長之日滋自莫之可遏莫之可量焉耳余昨以陳生桂軒進其父前峰生平善狀喜其孝友而誠篤樂施而號幽有古隱君子之風爲書前峰仰德冊歸之既而見如真季司訓所題栖筠雅尚之作則爲桂軒伯兄筠軒雅致可尚而備述以彰其美者也夫以前峰爲之

父卽以筠軒爲之子以筠軒爲之兄復以桂軒爲之弟莫先之開也未幾而後之嗣之也種至其行誼始諸一身者今將通之一家其聲稱始于鄉閭者今將達于郡邑矣至於避冠帶而弗受却賓筵而弗赴又徧庠校縉紳而炳然於一時矣是宜如真之擊節賞嘆而余復謂其光奕乎前修且知善根之在天地間生生而弗息也余願筠軒乘其機而培植之則從弟而及之子又從子而及之孫引之彌遠而積之彌盛豈止自鄉閭而達之郡邑且將自郡邑而達之朝

宁無難矣余不佞書此以埃

純孝冊序

歲在甲戌為 今上即位之二年直指使者燕公持
節按部歷我肝邑庶知庠士潘孝子純心卓行足以
表正里閭疏請 旌之樹揚風教奉 旨報可有司
率行如制潘故世家去邑郭三舍自是所居人共稱
孝子里境中諸縉紳章縫及遠近詞人墨客紀頌不
啻口出者往往皆然久而詩文盈冊厥嗣今淮藩典
儀維銓將類集付梓以傳永久持過余天柱山房乞

言為序蓋孝子於余為表兄行茲冊余亦有跋語其
時先安人服制初缺於潘媿母事悲不忍詳且疏
旌恩旨未下豈敬虔以專埃今日已乎按冊孝子諱
傑字仁英別號九峰幼聰敏殊袞年十六選游邑庠
踰歲入試省會歸遂補廩未幾父順益翁卒孝子痛
未及榮養哀毀骨立結廬墓側獨居三載跬步不他
顧人無親疏遠近咸共難之逮服缺念母嘗孺人孀
居日夕不離左右因棄舉子業課僕力作以為供具
飲食必躬調衣襦必躬視小恙則徬徨藥餌躬嘗以

進及卒孝子年已五十躡踊呼號不殊少壯比殯驚
山結廬墓側仍獨居之但其情則較昔爲愈切悲則
較昔爲愈甚而鄰族得諸見聞則較昔愈感愴爲弗
勝也鷲山荒僻遠離民居偶夜有虎就卧塚傍旦去
暮來殊不爲異或視廬側虎跡乃悟虎雖冥頑感人
誠孝亦若相伴然者是歲鄉罹大疫孝子暴烈山間
絕息宵旦次日復甦維銓欲扶持反孝子不允竟終
三年且終身不服華斐不御音樂忌辰時節詣堂展
掃祭告儼若二親具在茲其孝友實出性真而一毫

勉強無與也况平生博學多識所爲文詞俱信筆發
揮每占心得足不輕履城市口不浪談世故即余雖
行稱兄弟惟初第剛及一面至他縉紳雖嘗慕其丰
采即一面亦罕得矣貲產雖不甚裕施與則所不靳
族有孤子爲撫育婚娶視同己出至賑乏濟貧見於
冊中歌詠尤數數皆人所難能然皆本諸不忍親慈
一念推而擴之以所愛及所不愛機固所不容已而
勢亦所必至也則茲冊詩文紀頌集而題之曰純孝
也固宜則余備述其純孝以引刻端不亦允宜也哉

松門觀物冊序

孟軻氏曰萬物皆備於我夫我與物其形跡似渙泮而殊以異也况象以萬言將盈天地之間焉舉之矣曷從而皆定於我也哉蓋君子善觀乎其中也不求諸物惟取諸我我之形也有涯而其氣也無涯我之跡也可定而其神也莫定夫無涯則觸處而充滿莫定則隨時而妙應即大如兩間遠如千古咸精徹于思惟聰明于視聽而莫或外之也萬物雖衆固盡藏乎兩間消息乎千古者也獨不善觀而得反身而誠

以皆備於我也哉余松門第汝貞茲冊特集吳中高品英華而珍襲朝夕余竊慮其觀之滯諸形跡而未達乎神情也僭書以丐其端云

軒桂培芳冊序

崇仁陳生周魁別余五載矣今夏冒暑走數百里謁余從姑山房旬餘將歸出是冊求言相勗余謂子以桂軒為號豈不以先令尹手植五桂於庭顧是戀戀而不忍遽忘已乎又豈不以桂之為物根存月窟而靈株仙孕葩明金粟而異品天芬既發祥於吾前更

思流芳於其後而未未無盡已乎是固恒情之必至而爲守成者所當然矣第語云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則陳氏之桂卽離庭而樹之森然競燕山以齊列軒而臨之悠哉盼厲寒以飄香然使培護之功一有未至則求以久而芳也可得耶夫桂固可重矣亦不可以不培矣子也獨無當重當培而有甚於桂者哉故桂則株根月窟香麗天芬矣而秉彝之懿其降自帝衷而純粹以精者何如也桂則珍貴燕山輝燿文園矣而明馨之歆其編達古今而忻慕愛樂者何如也

於彼則亟思所以培之而於此顧可緩且急耶誠能克類以長則凡完聚以會其初保合以貞其末將無弗至矣吾知根抵於方寸者可花實於海宇豈惟祖武之承積之而愈光雖百世之芳亦且引之而彌昌矣陳生勉乎哉書此以俟

友善天下冊序附

羅懷智

友善天下冊者 益國主爲劉君瑞明題也君嘗受學于鄉之瀘瀟劉公懃懃乎自修已愛學于塘南王先生意恢恢乎大也遂慨然有友善天下之志自衡

湘達建武友余而商學焉時余痛今學語超頓畧真
修競鶩於索玄窮大捨佛老唾餘以相蓋而君獨卓
然不惑力反實詣與余志合居歲餘辭去且曰先師
云丘也東西南北人也雲竊有志焉若睢睢焉盱盱
焉守一丘一壑一先生之言以自好非雲志也雲將
友天下善士矣請子言以壯雲行雖然余媿無片善
謬為君所友然亦嘗受學王先生敢不以聞於王先
生者勗君而張皇王先生之學孔子曰仁者人也夫
盡天下莫非人則盡天下莫非仁也盡天下莫非仁

則盡天下莫非善矣其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是天下人友我之善也又曰事其大夫之賢友其其
士之仁者是我友天下人之善也善在天下不可必
得須其暮遇焉我之善則可修而得也能修者其古
之人乎書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聯屬天下之人以成吾身而
為明親之善之至焉者也孔之志學孟之願學者此
也豈曰友之云乎君當憑其至善之矩直探性命之
微辨擇精詳深造自得則已立立人己達達人溥天

下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下合成一個大人如此雖不投吳走越以友天下善士而天下之善士舍我其誰友哉苟藉口超頓不於古聖取法焉則善非已有即奔走天下而人友之將惟日不足矣余願效東西南北之遊以母老而未能君母老於余母敢於君行而進斯言君歸而贊諸王先生諒然余言

伯仲同仁冊序附

羅萬先

萬先聞之父伯云明德先子嘗謂大丈夫挺生寰宇合兩間萬彙以成此身者其必由學乎學其本於仁

乎是仁也先聖尼父所以教人爲學之宗也然其直指而訓之則曰仁者人也今觀盈天地之間林林總總夫孰非人乎盡天地間之人生生化化亦孰非仁乎故自君伯仲而等之千萬人自千萬人而反之君伯仲皆人也皆人則皆仁也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之人同則老老之仁無弗同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長之人同則長長之仁無弗同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幼之人同則幼幼之仁無弗同也然則吾儕之學謂非人以顯諸其仁矣乎謂非仁以成諸其人

近江三文集卷二
矣乎善夫孟夫子一言以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
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也者人之初亦仁之初也大人
也者人之成亦人之成也初非赤子則大人何以始
乎其人成非大人則赤子何以異乎其人也耶我黃
君伯仲自平西移家盱江則孔孟同仁之宗竊聞于
明德先子素矣故於先皇乙丑歲饑則設粥以仁
乎其生疫行則施棺以仁乎其死是誠能私發明德
先子同仁之訓而成其人也已萬先敢因親友贈言
敬序其冊以最之願伯仲無終怠焉

臨田寺碇基簿序

余居四石溪東去里許有寺名寶安里人以其環寺
皆田故又呼臨田寺云開創代不可考相傳宋樞密
包公嘗募居士陶照定修葺之則其開基所自亦遠
矣弘治中寺宇傾圯先大父兩岡公併力建造比嘉
靖初郡城豪右逐散寺僧毀屋殆盡所存者惟舊佛
殿而已先比部前峰府君肄業其中不忍寺僧微替
重加修葺捐租粒貳拾石作義廬使僧稍有所供又
懼其莫能自立禮請城南定應寺傳授爲之住持傳

授嚴守戒律衆信愛之既至則出已貲贖舊寺田若干開墾荒田若干僧供益充先府君復爲建外山門修葺佛殿併新東西方丈東源朱方伯太老夫人復新殿後大士堂茲寺遂煥然壯麗殊昔觀矣今傳授欲其徒世世守之爲立碇基簿列所創以遺于後志良可嘉爰書顛末以序其端云

慈悲道場懺法序

慈悲道場懺法者卽俗所謂梁皇懺也梁武帝感郁后受報蟒身乃誄諸誌公和尚爲集是懺誦之遂獲

生天今其說載諸本序昭昭也余自幼卽聞佛教中共寶茲典歎未獲讀今年夏習靜從姑山房誦至終卷作而嘆曰博且淵哉是典之爲義乎夫人有生寰宇則形氣以爲之質也形質既縻嗜欲斯熾自非生知鮮能不以私而勝公以人而化物者况師友之緣提撕罕遇于焉受肆貪滔違增嗔焰顛越終身銅沉罔覺形質縱已去離情識卒難消化則所作冤尤惡業一切宛然具在心目歷年深久了無釋脫之期固非帝天后土必欲設置種種以苦茲郡生也夫群生

通海三文集 卷二
種種之苦始既陷於自恣終復蔽於自迷故是典開
導首以吾人本心勸其省覺次則酸辛地獄警其惶
懼大意若謂群生佛乘能悟則本性自明性蘊能明
則業緣自寂即墮無間犁泥亦可頃刻而清通無礙
也此其悲憫惓惓真慈親之求亡子聲嗚切切誠雷
鼓之震聾頑凡得見聞未有不惕然動翻然改者以
是測度幽陰類推禁閉其想仰之殷皈依之速又何
啻十百千萬也耶余感誌公普濟之無疆因述以爲
序云

楞嚴新指補註序

夫包含宇宙貫徹生化曰誠明焉盡之矣誠其真體
而包含貫徹之無盡明其妙用而宇宙生化之無方
此楞嚴之所以爲楞嚴也是經自入華夏演而釋之
徧于百家傳而其觀亦不下數十今徹空上人復表
斯義良以佛心徧滿於虛空覺性靈昭乎大造日往
則月來寒往則暑來物生而不窮水流而不息谷神
應響以成聲鑑影隨形而著彩無論過去諸家即我
上人從斯將來至無邊際洪音益扣奧旨愈呈又安

能以盡茲真體而悉茲妙用也哉雖然善學者若具
隻眼則又無論上人即我佛楞嚴未舉之先而是體
之真是用之妙蚤以悉盡而無餘也已矣

金剛刊定序附

羅萬先

嘗聞佛祖傳心隻字煙於灰燼龍孫樹果片言棄若
弁髦大識澄澄四心湛湛積於末劫癡流愈遠苦樹
鬱高逐境迷真因緣起識執空衲子投光空處起空
着幻貧兒入暗幻時生幻守名喪實攀葉忘根致使
大乘法輪暗如長夜菩提道座穢若重塵於是圓覺

法王悲衆生苦海無涯惘濁世識波難遣口宜檀旨
妙衍瓊編貝葉靈文佛日與慧燈並照拈花微旨梵
天與定水同清心鏡玄樞釋宗妙鍵詎知至人設筏
以度津癡夫執指以作月人迷覺路奔東馳北以遑
迴俗蔽真宗得一忘三於輾轉是以重燃慧炬增照
寶珠分爲一十八住得以尋源索派申通作聖之梯
航截作二十七疑可以逐響尋聲內徹入玄之津要
披覽者意珠隨獲如日麗中天遵依者善果隨餐若
花芬上苑散龍宮之寶樂施群生撒祖門之關普容

來者要知至聖之筌蹄允作後賢之昭鑑人當得魚
以忘筌毋爲據筏以失岍茲我從姑住持如炳留心
釋範矢志禪宗於刊定之既分大爲什譯任疑之已
判苦爲叅詳雖承慧日之末光亦酌智水之餘潤良
工心苦篤學性勤誠可嘉也當知卽心卽佛卽俗卽
真一十八住分明寸心象狂難歇二十七疑了晰七
情徠億難明十力當全樹下魔軍可伏六根宜淨空
中寶藏可求庶使道樹增榮法流愈潔謹序

節孝雙榮序

節孝雙榮者平西心泉何太常爲劉生光範庭額云
然者夫額胡然云哉重異典也守貞以慈詎非母道
乎竭力以孝詎非子道乎而奚異焉君子謂其母而
節常也而嗣之者以孝稱則異子而孝常也而毓之
者以節著則異且也数值竒逢志符有衆若持左券
而獲 天子褒典於俄頃間是不異而異也乎是故
君子重之也劉生生甫椿而父卒母潘孺人時當稚
年毅然以植孤自矢依依弱草棲彼朝露誰不爲孺
人寒心哉顧嘗苦若飴撫孤成立生亦服膺慈訓瞬

息不遑比至披章縫遊庠序時方其爲孺人慶且難
之曾未一紀而孺人寢疾生泣涕顙天頤以身代卒
則哀毀骨立苦塊墓側三年如一日士民得於見聞
者咸恨無由彰盛事以風世也今春直指陳公加意
興行檄諸司廉境內節義孝友者其實以報得生力
孝狀進生于庭而親賞之生哽咽不能荅問至再四
叩首前口光範幼孤微母潘苦節育之安有今日光
範沐恩成孝名如泯泯泉下者何隨涕溢愴甚直指
公感動泣下授牘使次第其語下有司併旌之於是

節孝之聲洋洋乎自郡省而都矣夫直指使者往按
部天威嚴重茲獨爲生降階接語至感且泣令自陳
母節而表章之脫然於尋常條格外雖生純孝所孳
然謂非默相其中未必感應若爾也古云孝行通于
神明信哉雖然置之塞兩間達之徹千古亦此孝之
克而榮名由以漸致者也况生之孝今以純心臻明
驗矣則其克而致也易易焉爾豈可自滿假不加勉
勵以底諸至足也耶

世節編序

鳴呼茲廣昌揭生梧爲其母孫孺人暨祖母王孺人之節哀諸贈言而成編者也揭生游余門最久余知生亦最深頻年往還生最數數則二母氏贈言余視諸君不當最先最悉而最切也耶顧余於二母氏則重有所感也夫觸而感者則必反而思觸而感者其念驟擬議之所由致也反而思者其力徐機緘之所徹也嘗觀孟夫子之道性善而辨者紛紜即許可不能況信從耶噫彼獨未緣起之九原而與聞二母氏之節之詳也夫二母氏其年則少孰與省之其質則

弱孰與翌之其所歷涉委悉艱窘孰與調停而劑量之謂二節之全且成非出於所性可乎哉雖然余於是自信夫言性善者其言真不虛也已初王孺人之歸庠士縉也不二載而縉病病即不起王不爲無益之慟汲汲以立後爲夫請既得兄子賢矣賢又娶婦孫矣况已女亦笄梧生復能言笑王心差安而遽報賢卒人昔謂王之處死難而孫之處死不尤難哉是故廿五之寡祝之廿一者無幾然呱呱之孤則非髫年寡居者比而孫忍死輒哭惟姑氏相依爲命蓬華

不足以蔽風雨績紡不足以供朝夕青燈夜雨呼梧
訓課復遺從心泉平山伯仲遊後試學道首取入庠
至是衆謂二母氏生平爲不負矣夫據二母氏始終
之所遭與其志行之所處變愈多而不能爲之亂勢
愈窮而不能爲之困機愈迫而不能爲之妨於是想
像其性之所蘊寧非造化無盡之藏靡所不包靡所
不備而靡所不精嘗矣乎第非二母氏之苦楚糾紛
於前則不能震動衝激以逼真乎情之切非真之底
裡淵浩亦不能登幽啓秘而悉露其性之善故余於

此而信乎聖賢論性之旨且於此而得乎聖賢盡性
之功端在是也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若此挺
立以孑然之身直率渾然之性者乎世之學人能以
身而盡其性者誰歟即一二擔當力任能不以艱阻
不以闇媚如二母氏之堅忍以終其身者又誰歟乃
往往以意景揣度才識分辨而擬探不慮之良無形
之妙又何怪精神之徒斃影響之爭馳而性善之宗
終莫能自信也耶揭生其勗之

雲門錄引

陽明王先生倡學東南及門高第咸推重中離薛公故海內錄薛公語以傳者亦數種自余所見則未有若茲雲門錄之詳且粹焉成錄始末具在淮涯倪公自述篇中余自甲辰同公第于春官中間來令余邑暨遷秩南部宅憂家食往來晤對殊二十年然未得覩茲錄也後起復居京余候之客邸乃携入靜室中焚香潔几手展相示一過且曰茲錄平生未敢出諸一人是則爲公易簣先三日也嗚呼公之敬服師訓誠可謂終其身焉已矣固宜其或出或處政行炳炳

歿而益著久而彌彰也今又十載余過公家評其嗣子魯獲觀斯錄如新時值臨川同志友南華許君守淮之下邳君樂與入梓余幸二公之學得廣其緒而多南華君好善將優於天下也爲引諸簡端云

翠筠館稿引

程生子仁前苑馬卿南樓公仲嗣也蚤能蜚聲肝庠不第力志攻古文詞近集筭稿梓成是編見者尚其博雅克承家學且惜其才美不爲世用終焉困抑而將託此以鳴所遇之不偶者觀諸郡佐葛公邑宰王

公其所叙說槩足徵矣余惟士君子出而立功與隱
而立言其爲不朽之齒則均也然功之立機在於人
言之立機在於已言若似易於功也而世顧往往難
之何哉蓋以詞一也而或文或不文焉文一也而或
至或不至焉殊非同於事功聲聞可勉強而爲襲取
而得也吾子仁其勗之務殫厥心竭厥才必求其文
而文必求其至無徒曰立言之是爲也則不惟南樓
公之聲華克承無忝而葛王二公之冀望亦將永永
乎其有辭也已

護軍存稿引

護軍出余盱之新城姓包氏名昂臣幼負奇質工詩
文游邑庠弗第入國學又弗第會 世宗末年南北
交警大司馬需儒將甚亟護軍氣宇修昂神采英發
尋常彈鋏高吟有吞強胡澄瀚海之志至是奮然嘆
曰大丈夫投筆請纓取金印如斗大猶反掌也豈一
第能吾躋耶乃應例得指揮使有事閩省三試武闈
並列高薦兩臺藩臬咸目爲文武全才周旋閩粵之
間屢奏勳績萬曆乙亥以汀漳守備告歸病卒後五

載嗣子輯其詩文名曰存稿蓋他所遺猶多也將入梓謂護軍於余有師弟之誼請言以引其端余觀護軍稿中詩多近體蓋騷辭興於楚古風興於漢律詩興於唐則爲近體者必以唐爲正宗矣今護軍諸作格調雄渾沉着而意趣清婉典則固不敢謂工軼古先然聆其鏗感之音目其蒼然之色殆亦通其方面入其轍矣雖然護軍天才高朗英英獨照不特其詩已也讀其條陳諸篇森整雅馴是人所難兼者護軍兼之則所抱經綸誠非遊譚無當者可同日語矣况其論交盡當時名士厯覽悉海內名境則稿之刻而傳也識者將共寶之

盱瀾詩集引

余嘗集南豐同志爲會南臺盱瀾李君篤志趨講衆咸以孝行稱之時雖業舉子而雅好言詩間呈一二以相質正蓋忘余生平拙訥未嘗從事此也今余老君亦老不親顏色者亦既廿有餘年厥嗣良貴持友人吳幼初手翰謂盱瀾之爲詩也其興益豪其句益工而其積視昔又日益富良貴恐其散逸托同社李

清溪選其最者就梓願得一言引端余時抱疴經年
懇辭至再而良貴求之益堅余笑曰向居邑會既告
而翁以余拙訥不事詩談矣况相別又廿年餘則聰
明能復愈少壯耶我聞清溪久以詩名今屬所選將
無不當衆心而傳諸久遠也可必矣

九丘存稿引

古人謂無待而興者爲豪傑蓋以質稟天厚真機自
萌一切世染塵習舉無足以入其中而汨其良者是
則人之所視以爲先驅而在我者又何藉於外物翼

倡也哉余讀九丘存稿見其答饒行齋先生書毅然
以斯文自任是時時汝間談學者寥寥而公獨卓然
惜天不假年方將從事良知宗旨而竟莫遂焉雖然
今朋輩觀其存稿無論識不識咸躍如其機而機不
容已則謂公千百年猶生可也是刻又豈容緩耶余
受知公之嗣子而行齋先生又先比部公所及門者
故於茲刻重有感焉

會語續錄引

萬曆丙戌夏仲余同年友柳塘周君來自楚黃訪余

從姑且欲偕遊白下浹旬覺興致勃然初從豫章汎
鄱湖踰常山入浙江歷姑蘇比至白下則朱明矣共
周君約孝廉焦君從吾輩三五知己聚首靜僻爲結
夏計得謝墩禪室名永慶者修篁如擲暑氣全清同
志蓋甚宜之未幾聲聞大老繹絡往來周君以小恙
言歸余未得去時諸大老於興善方丈鷄鳴憑虛久
亦聯有講會同拉余偕往且論辨間多及之中稍一
二當心即欲錄出以補前刻會語之所未備久乃裹
成茲帙題曰會語續錄然猶媿駁雜未敢遽傳

而大司成穀陽趙公貽音促付梓氏且云興善會中
諸大老意固均此至六館師生想望尤爲切且殷也
余不敢隱爰述所由以引其端

石溪遺稿引

石溪翁於余族黨分居叔氏少好吟誄稿灾于火所
存僅此故稱遺焉厥嗣子材旣輯成編請言引首余
曰孝子於親生則致其愛焉歿則致其思焉愛則見
其美而忘其他思則顧其久而恐其失故親之善即
小罔聞也必求使聞親之言即微罔傳也必求使傳

斯古今孝子之用心也况翁固好吟善吟而非他比者乎宜子材之留意茲編也

建昌府續志引

旣郡志不修幾四十年太守南江陳公閱而嘆曰文獻久矣弗修之則逸修而弗因焉則繁乃屬郡博張子檢成牘稽公議前志未及備者類續之余時卒業山館得諦觀衆訂所媿識淺辱公聘命多矣尚有俟於後之君子之裁正云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二終

